



天北问父亲：
——爷，原路回？
——原路。父亲说，从副驾驶座上转过身，对他和媳妇说，你们要不要看看县城？都变了。我也几年没来，路都不认识了。
他看看老婆，牛顿又歪着脑袋睡了。老婆说：
——看看你读书的中学吧，你总说有多好多好。
——二中？天北说，叔，二中搬了，盖商场了。叔你想看老二中还是新二中？
——新的老的都想看。老婆说。

老婆比他小九岁，且不说年龄上和他基本上是两代人，就是性格，也看不出有多少相似处，很多观念和想法完全是两代人。老婆80后，从小长在城市，独生子女，分不清麦苗和韭菜。他第一次见到肯德基和麦当劳时，她已经吃腻了好多年了。乡村对她来说要么是美丽新世界，是陶渊明的桃花源，要么就是万恶的旧社会，看哪里都觉得脏乱差，时刻准备

哀民生之多艰。她对他过去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，那股劲儿和小时候她对他爸的历史满怀好奇差不多。他想，那就看看吧，毕业以后再没去过。他经常想起母校，怀念那时候青葱勃发的年轻生活，但他就是没回去过。回到一个经常记忆的地方他总感到难为情，就像碰到一个念念不忘的故人一样让他难为情，说不清为什么。

车在县城的街道上穿行，经过积雪未消的地方车轮咯吱咯吱响。借着路灯看两边，他觉得完全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。很多楼房、商厦、店铺，仿佛刚刚才拔地而起。他的县城还是高中三年的县城，二十年前的房屋和街道焕然一新，当年街道两边的悬铃木都不见了。天北放慢速度，成了导游，他对这个小城的各个角落如数家珍。他们对共同的小城里商品房的价格一清二楚，哪个地段多少钱，高一点和低一点的原因是什么，他告诉叔叔、婶婶和爷爷，此处如何彼处如何。他让天北把房价说得详细一点，几年前他就想要在县城给父母买一套房子。家里的房子实在太旧了，三十年前盖的小瓦房，用多少泥灰也弥合不了山墙上越来越多的裂缝。但时间一晃就过去，愿望流于空想与空谈，像抽象的疼痛间歇性发生，某个时候他会想起，哦，房子还悬着。

——天北，父亲说，你怎么对这里房子这么熟？
——爷你不知道？天北说，咱村的年轻人有点钱的全都要住县城，我陪他们看房子都不知道看多少次了。
他问：
——爸，你觉得县城怎么样？
——没村里好。路太多，楼太高，绕得我眼晕。
他老婆笑起来，说：

——老公，你们县城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啊。哪天咱们也在这里买套房子，靠水边的，小地方过日子惬意。你母校在哪儿呢？
天北自作主张刹了车，指着一座六层高的建筑说：
——这地方就是老二中的大门。

老婆把儿子递给他，她要下车看。他不想那么大大动静，在车上瞅瞅就行了。商场的名字用霓虹灯次第亮出来，然后唰地一下全亮了。不管你想象力有多好，你都不可能在这座高大的玻璃墙上看到一所中学的大门，更不会看到近二十年前他的高中生涯。后来车子继续往前开，在二中新址前，他也没下车。校门很气派，宽大，豪华，绝对不比北京任何一所中学的校门差。太新太好了，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在这样的中学里念过书。老婆站在路边的一个雪堆上，用脚尖往路面踢雪。她对他的激情疲乏症很是不满，到母校了也不下来看看，也不带她进去转转。

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看着车前面一个看不见的点，一声不吭。
——天冷。他把车窗摇下来，看看天，说，上车回家，要下雪了。妈包了饺子等着呢。

他们在双头路灯的照耀下驶出县城的水泥大道。城外是村庄，爆竹和焰火在各个角度的空中绽放。跟着星星点点的小碎东西打在车前玻璃上，下雪了。这条路曾是沙子路，然后是柏油路，三年里，他先后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、坐五毛钱一票的三轮车、一块五毛钱一票的中巴车来回于学校和村庄。现在据说中巴车也换成了带空调的豪华那一款，跑在水泥路上听不到声音。

——记得这路不？父亲说。
——记不清了。
他本可以说当然记得，但出了

口就变了。三年前他回家时，在白天，这条路尘土飞扬，正由柏油路艰难地转变成水泥路，他在中巴车上颠得差点吐出来。照他过去的打算，每年至少应该回一次家，可事到临头总要生变，不是休假时间太短，就是有别的安排，然后是老婆怀孕他得在身边照顾，接着是孩子太小受不了冬寒夏暑的长途奔波，就一次也没回来了。一拖再拖，路变了，世界也变了。就是这一次，也是最后时刻老婆拍板要回来。她这两年因为怀孕和生孩子，浪费了两个春节长假，今年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出去转一圈，要不人憋得发霉了。春节几日游的名目很多，国内玩遍了可以去国外，他说，要出去还不如回家过年，就当旅游，爸妈还没看过牛顿。老婆噘了半天嘴，好吧，只要不窝在北京，去你家就去你家吧。冻死了也比被蚊子苍蝇吃了舒服。三年前的夏天，他们回老家结婚，苍蝇蚊子听见生人味儿，隔着几条巷子的也赶过来了，把她弄得不胜其烦，恨不能随身带着苍蝇拍。她跟过来喝喜酒的村长说，给领导提个建议，咱村当务之急不是抓经济促生产，是除四害。

雪大了，星星点点变成松散的一朵朵一片片。车跑得坦荡顺畅，路上只有他们一辆车。村里有好几辆车，在平常都可以拉出来跑，只要价钱合适。可是这大年夜没人愿意往外跑，春节联欢晚会再不好看总比没的看要好，酒再不好喝也比没有酒喝好，天气预报说今夜到明天晴，但是大家抬头看天，有彤云从远处往这边走，别指望这个年消停，天气预报经常会和新闻一样不可信，我们不想出车，我们就想待在家里抱着炉子和酒乐一乐，叔，大爷，你找别人吧。父亲只能找天北。天北答应得干脆，别别人我不去，接我去，必须的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 张炜 (连载 104)



到餐厅。他正努力振作，驱赶阵阵困倦。大口饮下茶水，吞食糕饼，然后伏在桌上。一睡就是几个钟头，醒来发现自己被人扶到了一旁的长椅上，身上搭了一件薄毯。他揉揉眼睛，一时不知身在何方。窗外咫尺就是一丛茂竹，碧绿的叶子在风中荡漾，他顿时记起：这是行营啊。

头疼欲裂。他手扶墙壁站起。有人过来搀扶，踏上花砖甬道，进入屋门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套间，正是以前住过的地方。侍者请他安歇，他叫住对方：“请传两位武士。”侍者应声而去，他歪在了卧榻上。

两位武士赶来，听到的是一阵鼾声。“大人实在累了，让他睡吧。”整整一个白天，舒莞屏都在酣睡。直到晚餐时，舒莞屏见到两位武士，第一句就是：“误了大事！快快备马！”武士说：“大人，大营的快马早就返回了，估计这时已经到了将军营地。大人自可放心。”舒莞屏稍稍平静了一些。他在廊前站了一会儿，看暮色里的庭院和竹丛。“这是我和特使交谈的地方。”他心里默念一句。

一夜梦境紊乱。好像睡在木瓜林中，香气逼人。一人牵手，一匹栗色大马从大门进来。“屏儿看谁来了？”说话的是奶娘。骑在马上的是吴院公，他将奶娘怀中的

屏儿接过，拥上马背。舒莞屏脸上有了一抹曙色，睁开眼四下环顾。远处有马嘤声，他猛地坐起。啊，突然记起了两位武士：他们这会儿一定是倚马而待，正等自己上路呢。

舒莞屏急急穿戴，出门后直奔小院东门。太阳已经升到树梢，晨霭还未消尽。听到马的嘤声，拐过墙角，那里有三个人和三匹马：除了武士，竟有憨儿。他甚为吃惊，不知出了何事。憨儿独自迎上，满脸憔悴，原来刚刚经历了一场夜奔。“大人，匠师和总兵留在那儿，我有急事回来禀报！您见到大公了？”“大公已全部应允。快马也返回大营了。”憨儿大口吸气：“也许我和那人在路上错过了。大人，您刚离开就出事了！在押的女子有三位自缢身亡！”“啊，她们是谁？”“两位姨娘，还有，还有奶娘！”

第十七章

—

沙堡岛寒气袭人。再有一个月的时间，这里的人就要像鼯鼠一样，钻进一座座入地半截的冬房子里。西风和北风轮番呼啸的日子，正是忙于储备和享用的时候。坚果和块根堆积入囤。红鲮鱼鲜美逼人，吃不完即晒成鱼干。土黄色

的自酿酒和烈酒一起畅饮。呕吐伤身的副都统们纷纷入住大药堂，在入冬前的最后一个月份接受药浴和五花八门的治疗。药堂女总管舒眉阔步，指挥那些药娘快步急颠。她们时而发出的尖叫正在冥思的坐堂道人心生厌恶，老人不得不站上廊道，对匆匆走过的女总管做出吓人的手势。

国师府落叶成岭，因为冷大人喜听踏叶之声，故无人清扫。冷霖渡对离自己不远的那个年轻人时常牵挂，对身边人说：“总教习大人是我的芳邻。”舒莞屏正在度过自己的煎熬之期，冷大人十余天未曾与之一起宵夜。大人叮嘱小棉玉宽慰公子，小棉玉说：“他也该释然了，那些留下的舒府女人没甚怨恨，有的做杂役，有的嫁人。舒府没了，她们又能去哪里。”“公子做甚？”“仍旧译书。”

小棉玉来到舒莞屏这里，格外小心。她为其斟茶，归置主人随手放下的物品，静默中偷窥他的眉宇。“公子请放心，两位姨娘，一位从了副都统，另一位许配的也是头领。她们都是安稳的。”她声如蚊蚋。舒莞屏无语。他早就与她们见过了。小棉玉沉静时又变得羞涩，身躯缩起，下巴抵在胸前。他时而翻动案上那叠纸页，心思却在别处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 陈彦 (连载 58)

春夏秋冬的那些晚上，他们上到阳山冠甚至勾把山顶，安北斗能把天空划分出无尽的星座来。告诉她什么叫黄道，什么叫赤道，什么叫太阳系，什么叫银河系，什么叫仙女座，还有只能在南半球才能看到的什么大小麦哲伦星云等。并且总指着属于她的那个处女座位置，详细讲述着人类对这个星座的各种不同解释。告诉她，处女座是正义的化身，并且从古希腊神话的雅典娜讲起，直说到现代人对处女座的各种性格定位。她印象最深的是，他说处女座人特别有主见，有理性，意志坚定，能掌控住自己的命运。还说处女座人身上有一种难以抵御的魅力，光芒和气质令人着迷而崇拜。尤其强调说，处女座人是最理想的人生伴侣，家庭观念很重，婚姻特别牢固，是情人眼里永远的掌上明珠……这才八年，两人睡在一起，就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毫无感觉了。看来生于什么星座也是不大靠得住的。

第二天，安北斗本来打算要留一下的，她却说晚上要值夜班，初来乍到，不好调休。其实同事知道她爱人来，已主动要求与她调班，但她拒绝了。留下也没什么意思，搞不好说僵了，反倒生出一肚子气来。

他们中午在一起吃了一顿饭。她说下午要上班，他就说那他回去了。他已看见她用上了手机，就告诉她说自己也买了一部，是最便宜的那一款。呼机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，很多地方已收不到信号。临别时他说：“艳梅，对不起，我就这点能耐。知道你一直喜欢县上，那就留下吧！夫妻县上镇上两头跑的也多是。我也帮不上啥忙，需要了，打个电话，我随时就来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他走后，她才在包里发现，里面放了一千块钱，还留下一张字条：我随时等你的电话！

31 立夏

安北斗的确想再留一两天，把夫妻感情修复修复，可杨艳梅说要值夜班，并且一直就是一礼拜，那里面明显有不想挽留的意思，他就知趣地走了。与她的裂痕，恐怕也不是一两天能弥合得了的。他知道症结还是在自己没出息上。行政机关讲究职务高低、权力轻重、人前人后、面子大小这些事。自己恰恰职务最低、权力最轻、走在人后，面子自然也是最小的。那些眉高眼低、贵贱冷暖不仅表现在各种场面上，也体现在生活日常的皱皱褶褶里。机关里的瞧不起，机关外的也未必瞧得上。尤其是丈母娘，越来越把小瞧他写在脸上了。当初他大学毕业回来，也就她最把他当“白米细面”，几乎是用各种手段，三天两后晌就要把他邀到家里，煮腊肉、捏扁食地让“跟你叔抿几盅”；还又是使眼色、又是用胳膊肘拐女儿，叫端茶、递扇子地“跟你北斗哥谝一会儿去”。结婚后，发现他最上心的是“白眼张天”；最愚蠢的是不讨领导喜欢；最背点的是啥好事都轮不上；最苦情的是职务晋升不沾边。她就指鸡骂猴、踢狗磕猫地敲打：观天象、测八字、算命打卦，那都是瞎子才干的事，北斗镇集中起来能拉一卡车，莫非还缺一双走路都要人牵着的眼睛不成。他听见也全当没听见，反正他既不是测字的也不是算卦的，说天文学，也老有人问：弄那玩意儿能吃么能喝？一时半会儿跟人也解释不清楚。但工作他绝对没误过，观测星空只是业余爱好。他老有一个观点：你们休息时能喝酒、打牌，我就能去看星星月亮！可机关工作有时穿道恰恰就在酒场和牌桌上。丈母娘就越发觉得他是个“**屎囊包**”了。连被她管得不大说话的岳父大人，偶尔也会说：“北斗，星星不是不能看，可看眼色，比看星星重要啊！你毕竟是在机关混，机关机关的潜规则呢！”当农技站站长的岳父这话很有哲理，可他宁愿放弃一切，也是舍不得放弃星空的。这大概就是命吧！他亲耳听见丈母娘对着他女儿安妮数落：“你爸那叫额头挂棒槌——好那一吊子，今生来世都没治了！”杨艳梅能借调到县上，丈母娘大概是没少加火添柴的。听说岳父也有进城上副科的可能。上次管农业的副县长来，在杨家吃饭，最后就打了包票：“老杨的事包在我身上了，位子一挪出来，就到县里上班。组织部部长是我二舅的挑担，他必须把事给我捻圆了！”

他最近情绪的确很低落。除了累，也有对人生的悲凉感。尤其是叫驴最后那个形象始终挥之不去。出殡那天，叫驴娘非要再把儿子看上一眼，不看就不许朝走抬。北斗镇也有讲究，死人在安葬前才“掩殓”，就是让亲人再看一眼，才揭去罩在脸上的火纸，让亡者上路。可叫驴放的时间太长，实在臭不可闻，棺材早用漆、油蜡密封了。他娘却死闹着不行。最后还是他拍板：“让看一眼，毕竟是娘啊！”他要求所有人都离开现场，只留下他和八个“杠夫头”，用蘸过酒精的毛巾捂上口鼻，把叫驴娘架上，照一眼立即拉走。在让他娘照那一眼时，他也瞄了一下：叫驴的脸膨胀得有洗脸盆大，已墨黑如漆，就像即将爆炸的黑气球。唯有那身警服，终是被他庞大的身子撑持起来，留下了一点英武之气。

(未完待续)